



王

童伟格 著

考

后浪出版公司

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王

童伟格 著

考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考 / 童伟格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220-11346-8

I. ①王… II. ①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5759 号

Copyright @ 2002 by Tong, Wei-ger

本中文简体字版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在大陆地区独家出版。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9-203

WANG KAO

王考

著 者

童伟格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编辑统筹

朱 岳 梅天明

特约编辑

范纲桓

责任编辑

刘姣娇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陈威伸

营销推广

ONEBOOK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 - mail

scrmcbs@sina.com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3mm × 210mm

印 张

6

字 数

114 千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978-7-220-11346-8

定 价

42.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献给罗秀兰女士

目录

5	王考
23	叫魂
45	我
59	假日
71	发财
79	暗影
95	躲
117	离
131	骓虞
179	【附录】暗室里的对话

献给罗秀兰女士

目录

5	王考
23	叫魂
45	我
59	假日
71	发财
79	暗影
95	躲
117	离
131	骀虞
179	【附录】暗室里的对话

王考

关于我祖父如何在一夕之间，成为人人惧怕的怪物，据亲历其境的我祖舅公追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本乡三村——海村、埔村及山村——村人，难得一起聚财聚力，翻山越岭十数回，终于由城内尖顶圣王本庙，求出圣王正身一尊，当时迎驾北归的父老们感觉自己，敢比执得鞭随了镪的周仓爷——真个死亦甘愿。然而，车驾甫出城界，到了厝子上天山脚下的冷水堀停息未久，父老间就起了争端，原来，三村都各自建好了圣王庙，谁也不愿在轮流供奉的次序，及供奉时间的短长上退让。

祖舅公说，海村多的是手操鳞舟、越海岬至东岸运米、竟日来回大气不喘的勇士，埔村的人，则是大刀王简九头的后裔，男女老少身上绑着两百六十斤重的武练石去耕作担水，全然不当一回事，果真让这两村的人占了先，到时他们困着圣王、食言不还，我们拿什么去和他们拼命？

祖舅公当时在冷水堀的湿地上站了半天，站到人都快陷进

地底矿坑里了，依旧无法可解，心中很觉凄楚。眼见磨刀霍霍的诸村精英，他想，若果然又起械斗，山村仍是毫无胜算，几十年间，山村村人为后进所迫，让出海岸、让出平原，搀老扶弱进了山地，犹能保有一线生机，如今，恐怕为了千百年前的圣王老祖宗，要彻底肝脑涂地了。

头顶的垭子上天山，山顶蒸腾的雾气摄入更高的雨云之中，祖舅公说，当时他想起他的妹婿——我祖父——告诉过他，这座本乡境内最高的山，山名的由来，是因为山顶的磺雾氤氲直上，第一个看见的人，错觉有人影上天，故名之。祖舅公听祖父这样说时，曾问祖父，那第一个人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祖父凛然，从书架搬下一大部旧书，剥开书页，用细长的指甲指了斗大的几行字，要祖舅公自己读，祖舅公看得了“日”，看得“雨”，看得“水”“花”“秋”与“冬”，但整段字看得不知伊于胡底，他只惊奇，那些蛮荒不明的事，怎么，我祖父看书就知道了？

接着，祖舅公做了一个后来他“连做梦都在后悔”的决定，他用力提起半只已陷入泥地里的脚，呼吁三村壮士，用文明人的方式，谈判解决这件事，暗地里，他派人快去接祖父来，做山村的全权谈判代表。

圣王是我们的啦！祖舅公说，当他看见凤嘴银牙的祖父，在众人的簇拥下，目光炯炯走上坡时，心中忍不住这样欢呼，他淌着泪，急急迎上我祖父，握着他的手，喊着，辛苦了，辛苦了，这一趟真不容易啊！

祖父止住了祖舅公，他用那双刚从书案上移开的双眼，审视在坡地上、在堀坑旁横七竖八躺着的三村村人。高处，一尊黑木刻的神像端坐轿上，浑身穿戴金碧圣衣，像一具被火烧焦、又被人郑重弃之的婴儿尸骸，座位两旁，摆着令旗、令刀，与一袱黄巾包妥的小物事。

这就是祂了！小心，手脚轻点！当祖父开始熟练地考察、翻检着圣王时，祖舅公在他身旁候着，喃喃碎舌。祖父面色凝重，不发一语，最后，当他打开黄巾，翻出圣王印时，呜，他沉吟了一声，细细检视完印上的字后，他抬头，高兴地对祖舅公说，只有这印是真的。

都是真的啊！祖舅公摊开双手，像要给祖父一个拥抱。

祖父又止住了他。据祖舅公说，后来祖父拿着圣王印，招招手，开始了谈判会议，会议中，祖父不容众人激辩，甚至不让人打断，从午前径自说到了傍晚。祖舅公抹抹老挂到下巴上的眼泪，只觉得，身旁众人为了祖父的话，时而笑、时而哭、时而怒号、时而安静，到了黑暗逐渐沉落的时候，众人居然一派和谐，满面红光，宛如圣王亲临。

祖父止住演说。片刻后，一声吼，两面光，三村村人就地拔起，当场分了圣王老祖宗。埔村大刀王的后裔，夺了令刀、令旗与圣衣，扬长而去；海村勇士扶得轿子，将光头裸肚的圣王高高架起，欢呼下坡；只剩下山村村人，呆看着祖父手捏着圣王印，像捏着一枚卵蛋，就着一天中最后的余光，独自鉴赏着。

夜里，亲临分尸现场的山村村人睡不安稳，愈想愈怕，他们怕神、怕灵，也怕祖父。第二天，他们集合，互贾余勇，把圣王印从祖父的书房抢了出来，之后，他们到木匠家拜访，想求木匠补刻一尊圣王像，去了才知道，木匠昨天夜里就被埔村人，用几十把刀架走了，于是，他们绑回了木材，和木匠的老婆。

更大、更真、衣着更辉煌的圣王像，总算造成了，连着圣王印，经年供奉在庙。从此，山村村人总避着我祖父，只有在心有所求，求之圣王而不应时，他们才会暗暗想起他。

想起他时，他们就编造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有人说，祖父有四根舌头，所以会讲四种语言，和他相处久了，你连爹娘是谁都会忘记。还有人说，一生连让我祖母怀孕当天，都没有离开过书案的祖父，书房里还藏了几副备用的家伙，是以，猪瘟横行的那几年，我们家还有闲人闲情，翻修总是漏水的猪舍屋顶。

久而久之，“人畜兴旺”在山村，成了一句严重的粗话。

相反地，事实很快就湮灭在激动的情绪里，为人所遗忘了。祖舅公风吹人倒、行将就木的最后那几年，我总是随侍在侧，一抓着机会，我就抽出速记本，细问祖舅公，那一天，在我印象中向来倨傲沉默的祖父，究竟说了什么，能让三村故旧如此痴迷。躺在病床上的祖舅公，只是眼泪直掉，他说得了“磺气”，说得“东风”，说得“芒草”“金针”“裸猪”与“瓜屎”，但终段不成一语。

有几次，祖舅公甚至将我错认成祖父，激动得昏死过去。

今天清早，我收完蟹篓，刚爬出溪谷，远远地就看见我祖父站在马路边。我走上前，发现他穿着我父亲的雨衣、雨鞋，两手环抱我家厨房那一大瓮红砂糖。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喘着气，兴致奇好地回答我说，他要去看海，原本打算沿着公路下山，一直步行到海边，但刚出村口他就累了，所以姑且在此站一会，且休息、且等公车。我打量四周，想起了几十年前，这里的确建有一处候车的小亭子，只是后来乘客少了，原本一两个钟头来山村一趟的公车早取消了，小亭子和公车站牌，也都不知拆去多久了。

我知道，真正的终局就要到来了。

终局之前，唯一不变的是，处于公路终点的山村总是在下雨，并不是爽快的倾盆大雨，而是一种从各个物体表面每时每刻不断渗出的毛毛细雨——狗身上下狗毛雨、猫下猫毛雨，山村里的小孩都长大成人，离开山村了，他们婴儿时代的衣物，还挂在檐下干不了。

我问祖父，累了吗？祖父摇摇头，继续静立雨中，闭目养神。汗水浸透他的长衫，贴住了雨衣，我放下水桶，靠着护栏坐在马路上，等祖父逐渐调稳呼吸。背后溪流湍湍，鸟鸣声逐渐安静，四周更亮了一点，太阳应该已经完全升起了。此时山村内，三三两两醒过来的人，必定把软软重重的衣服，从压弯的竹竿上摘下来，套在身上，带几瓶酒，开始往门前那棵公共大榕树走去。

榕树底，有一顶石棉瓦与木柱搭起的大棚子，卡拉OK大风行的那几年，大家合作，在棚子里架了卡拉OK，后来流行有线电视，他们也翻山越岭把电视缆线牵进棚子底。长久失业的村人，日复一日聚在里面喝酒、赌博、争是非、闹选举，一年中总有几回，他们会劳动分驻所几位衣衫不整的警员，开着警笛故障的巡逻车，前来树下关切一番，但大致上，并没有闹过什么大事，他们只是喜欢一起挤在棚子里，像几团浸在水里的棉花。

唯一不同的是，这些潮湿的棉花人，从我的父执长者，逐渐变成了我的同辈友伴。

童年时，我总是光着脚，和同伴在雨中跑来跑去。我们从家里偷出筷子，在沙地上挖洞，看着地底喷泉泌泌泌泌涌出，我们用罐子抓沟渠里的长臂虾、软壳蟹，把它们一只一只放进水田里，或者，我们从口袋掏出、从身上搓出、从地上抠出一团又一团的烂泥巴球，往三合院的猪舍里甩去，等祖父出来喊我们。

每一次，祖父都会从猪舍旁的书房走出来，在门口站好，招招手，用细细的哭腔对我们喊，快进来，不怕着凉吗？他向来慢条斯理的，但从他的神情，我们知道他真的着急了。我们不理他，继续对书房和公厕中间的猪舍丢泥巴球，阴暗的猪舍里，猪倒抽鼻子发出抗议声，我们乐得哈哈大笑。

在那个被满山遍野菅芒、赤竹、榕树与姑婆芋环抱的三合院落，祖父站在房舍末端，满眼满眼都是泥巴，书房门

口、他的头上，挂着一个木头匾额，旁边，几头大猪疯狂地吼叫。泥巴地里，几个小毛头指着匾额问他，爷爷，上面写什么字？

祖父一字一字回答，养、志、斋。

哈，小毛头们人手一双筷子，唧唧唧唧敲着节奏，满头满身冒着没有方向的雨，奔跑着，喊着，养猪斋、养猪斋、养猪斋……

祖父兀立原位，像一只无可如何的鹤。

一直要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祖父年轻时，远近各村村人死亡的原因，第一是肺炎，第二是流行性感冒，因此，当祖父对我们招手喊话时，他恐怕真的以为，我们会因为在雨中奔跑而死掉。

如今，祖父抱着糖瓮，和我一起站在马路上淋雨，公车当然不可能来了，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问他，记得我是谁吗？祖父眯眼，默默望着我好一会，像在观察一个胆敢粗声粗气惊扰他的二愣子。他不记得我了。

垭子上天山，远近最高的山，仍在远方吐着云雾，山脚下有一个冷水堰。

当年的故旧，死了，离了，只有祖父依旧健朗。终年不辍，祖父日日在猪只与人丁同样昏沉的冥茫熹微中独自醒来，在书房里，他突掌、舒指、松腰坐胯、沉肩坠肘、丹田内转、含胸拔背，将体内脏器颠倒位移行复整回，直到全身气息鼓荡，精神内敛，心无外求，一羽不能加，虫蝇不能落，经过的人和旁

边的猪都不知道，他大清早就和自己干了一架，而且打赢了，存活了下来。

存活了的祖父在书桌前坐下，开始读书，渐渐渐渐沉落到另一个世界里。早上，那些老对着隔壁丢泥巴球的小毛头，还微微困扰着他，到了傍晚，他已经无所罣碍，声气不闻，当他终于察觉身后有人，回头一看，他觉得奇怪，早上书房外面满地奔跑的那个小毛头，怎么到了傍晚就长成大人，站在他的书房里了？

我站在祖父的书房里，看着满屋子乱走的书，心里充满了说不清的烦恼。那时，山村公车路线依然存在，我像捕鱼一样定期捉住一班公车，绕海岸潜进位于山村之后山的城内求学，我求得了一点学问，感到一点不怎么彻底的痛苦，因这么点痛苦而自觉骄傲，因这么点虚虚的自傲而察觉一点实实的孤单时，我总会跑回祖父的书房里，和他搭话。

我站在祖父阴暗的书房里，那时，我是一个比较天真、比较诚实的人，我抱起堆在一把椅子上的几本书，把书一本一本丢在地上，制造一点声音，好让祖父发现我，祖父从书桌前回头看我，我在椅子上坐下，直视祖父严肃的脸，任心中的疑问冲口而出。

我问祖父，爱情是什么？

我问他，人怎么这么愚蠢？

我问，我们活着为什么？

我，跑来问你干什么？